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十三回 兩心巧印巨眼深情 一味歪纏淫魔色鬼

話說仲清激怒春航之後，即將王恂所備之百金送至高品處，為春航薪水之費。春航悶坐了兩日，米煤催逼，告貸無門。經高品款留，只得暫時寄食。一日，用了飯，高品拜客去了，春航即到戲園來，一心想著蘇蕙芳，又沒有錢聽戲，只好站在戲園門口，候著那蕙芳出進。將到開戲時候，果然見蕙芳坐了車，到門口下來，偏偏有一群人進來看戲，一擠把春航擠在背後，卻彼此不能照面。春航心裡甚恨，急把身子擠出來，蕙芳已進去了，只得呆呆的不動，候他出來。卻又看見了許多上等相公，與蕙芳不分高下。

春航想道：「不料聯錦班內，有這些好相公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足足候了三個多時辰，始見蕙芳低著頭出來，前面兩個美少年，服飾輝煌，兩個跟班，夾著墊子，抱著衣包，同蕙芳上車去了。春航知蕙芳沒看見他，鬱鬱的走回來。

過了一宵，明日又到戲園門口候了一天，卻沒有會見，此日便為虛度，嗟歎不已。蓋春航執迷已久，一時難悟，天天去尋聯錦班，候著蕙芳。一連數日，蕙芳卻也看見前次跌在泥裡的人，每逢上車下車之時，總站在戲園門口，如醉如癡，目不轉睛的看他，心裡分詫異。因細看他的相貌，恰神清骨秀，風雅宜人，面目雖帶幾分憔悴，而珊珊玉骨，情韻盎然。蕙芳心上，已明知此人為他而來，也未免有情，屢以秋波相贈。春航便喜得眉飛色舞，每日跟了蕙芳的車，直送到吉祥衛蕙芳寓處門外，徘徊良久始去。

一日，春航好運到了，也是各人的緣分：正跟著蕙芳的車，蕙芳留神看見，便起了幾分憐念的心腸。一進了門，便叫跟班的請他進來。跟班的出去。

瞧了春航兩眼道：「老爺是尋我們相公的？我們相公叫請老爺裡面吃茶呢！」春航喜出望外，倒立定了。走不進去。跟班的又請了一遍，春航終是羞羞澀澀的不好意思。忽見裡面又有人出來說，請那一位跟著車走的老爺進去。春航只得整一整衣裳，隨了跟班的進了大門，便是一個院落，兩邊紮著兩重細巧籬笆。此時二月下旬，正值百花齊放，滿院的嫣紅姹紫，豔芬芳。上面小小三間客廳，也有鐘鼎琴書，分精雅。不多一刻，蘇蕙芳出來，穿一副素色珍珠皮衣服，上前來請安。春航即一把拉住了手，卻是柔荑一握，春筍纖纖。二人並立了，差不多高。原來蕙芳也十七歲了，蕙芳對著春航笑道：「天天見面，尚未知貴籍大名。前日辱在泥塗，深感盛情原宥。至屢蒙青眼，實幸及三生。」春航心上分詫異道：「吐屬之雅，善於詞令。」便道：「自睹勞容，便縈寤寐；鄙懷欽慕，只可盟心。乃不加詞譴，反蒙見招，正是巨眼深情，使我田湘幟沒齒不忘。」遂將籍貫、姓氏一一說明，又道些思慕的話。便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相對無言了一會。

蕙芳即讓春航進內，走出了客廳，從西邊籬笆內進去，一個小院子。是一並五間：東邊隔一間是客房，預備著不速之客的臥處。中間空著兩間作小書廳，西邊兩間套房，是蕙芳的臥榻。春航先在中間炕上坐下，見上面掛著八幅仇洲工筆《群仙高會圖》，兩邊盡是楠木嵌琉璃窗，地下鋪著三藍絨毯子，卻是一塵不染的。略坐一坐。蕙芳即引進西邊套房，中間隔著一重紅木冰梅花樣的落地罩，外間擺著兩個小書架。一個多寶櫥，上面一張小木炕，各色小泥繡花的鋪墊，炕几上供著一個粉定窯長方磁盆，開著五六箭素心蘭。正面掛著六幅金箋的小楷，卻是一人一幅，寫得停勻娟秀。一幅是度香主人，一幅是靜宜逸士，一幅是竹君詞客，一幅是劍潭山人，一幅是前舟外史，一幅是庸庵居士。像是幾首和韻七律詩。再看上款，是媚香囑和《長河修禊》七律六章原韻，春航心裡更加起敬。想道：

「原來他會作詩。」便問道：「這是和你的原韻，想必詩學是極淵深的。」蕙芳笑道：「草草塗鴉，不過湊幾句白話罷了，會作什麼詩？」春航道：「原唱呢，為何不寫出來？」蕙芳道：「去年袁寶珠替我寫了一幅，人家拿去看，遺失了。」春航再將蕙芳細細的看了一看，又道：「我看你舉止清高，吐屬雅，絕不類優伶中人。你是幾時到京來學戲的？」蕙芳臉上便有愧色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問我的出身，原也是清白人家。父親也曾作過官。」春航立起來道：「失敬了，我原說不像小家出身。但你為何要學這個行業呢？」蕙芳便眼圈紅起來，道：

「請坐了，好說。」春航坐下，蕙芳道：「我小時隨宦雲南，八歲上母親死了，到二歲父親被上司參劾，一氣成病，不到一月即故。本來兩袖清風，毫無私蓄，就有些須囊橐，都被幾個親戚長隨，豆分瓜剖的去了，單剩了一個老家人與我。在雲南住了一年多。可憐舉目無親，那些勢利場中，誰肯照拂，全仗老家人肩挑步擔過活。實在支持不下去了，只得同老家人回家。路上又吃盡了千辛萬苦，走了一年零兩月，才到蘇州。只落得蔓草荒煙，桑田滄海，親鄰冷眼，袖手旁觀，一枝之借，一飯之餐，竟不可得。在廟裡住了幾天，訪得一個親戚在直隸作幕，又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搭了糧船進來。先上了保定，到那親戚的住處一詢，誰知他鬧了一件事，已經發配外去了，他的家眷也不知流落何處，你說這命運低不低？」春航道：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以後便怎樣呢？」蕙芳道：「我們在保定作什麼？便想到京來尋一條生路，可可走到前門外，即遇見一個好人，是同鄉又是我的蒙師顧先生。他是個秀才，見了我們這般狼狽的光景，他便拉了我們到他寓處，前前後後問了一番。

你說我這先生在京裡作什麼？」春航道：「自然處館了。」蕙芳道：「他卻不處館，他的行為到有些像你，到今年也才二十七歲。他進京來便天天聽戲，錢都聽完了，戲卻聽會了，認識了許多的相公，遂作了教戲的師傅。遇著那年鄉試不中，他便燒了那些文章，入了聯錦班作了小生。」春航道：「這到是達人所為，毫無拘疑。」蕙芳道：「他收留了我們，遇著空閒時，便教我讀書寫字，並講究些詩詞，我們安安穩穩的住了。只可憐我那老家人，路上受了風霜，心內又愁悶，進了京就病；病了兩月死了。那時我更覺形單影只，進退維谷，只好依著先生為命。直到前年春間，先生苦勸我學戲，我起初不願，後來思想也無路可走，只得依了先生，學了幾出，漸漸的日積月累，久而自化。我那先生最好吟詩，每制一詩，必講給我聽，教我學作，不過不通就是了，自己卻也高興起來。誰知薄命不長，深恩未報，先生去年夏間，又染時症物故，兢兢獨立，顧影自憐。」說到此，便哽咽起來。

春航聽了，也著實傷心，便道：「五年中星移物換，倒嘗了多少世態。」又安慰了幾句，吃了兩杯茶，蕙芳便問春航道：「你既好聽戲，於各班中可曾賞識幾個腳色麼？」春航笑道：「我是重色而輕藝，於戲文全不講究，腳色高低，也不懂得，惟取其有姿色者，視為至寶。起初孟浪，眼界未清，一遇冶容，便為傾國。及瞻仰玉顏，才覺妙住菩薩現蓮花寶座內，非下界凡人所得彷彿。前此真如王右軍學衛夫人書，徒費歲月耳，慚悔無盡。」蕙芳聽了春航幾句話，已有一半傾心，目視春航，好一會不言語，便又笑道：「你說以有姿色的為至寶，但不知所寶在那一樣？」春航便站起來，高興得手舞足蹈，滿面添花的道：「媚香你是解人，你試猜一猜？」蕙芳便紅著臉道：

「我不會猜。」春航道：「我也不為別的。」蕙芳便正色問道：「你為什麼？」春航道：「只要姿色好，情性好，我就為他死也情願。」蕙芳道：「人家好，干你什麼事，要為他死？你且說那可寶處？」春航道：「你聽我說，我輩作客數千里外，除了二三知己外，尚有四等好友得之最難，即得了又常有美中不足的不好處，就說可寶，也不能說他是至寶。」蕙芳道：「奇談！什麼四等的好友，定要請教。」春航道：「第一，是好天：夕陽明月，微雨清風，輕煙晴雪，即一人獨坐，亦足心曠神怡。

感春秋之佳日，對景物而留連，或曠野，或亭院，修竹疏花，桐蔭柳下，閒吟徐步，領略芳辰，令人忘俗。」蕙芳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真是好的。第二，想必是好地了。」春航道：「是的。一丘一壑，山水清幽，卻好移步換形，引人入勝。第三，是好書，要不著一死句，不著一閒筆，便令人探索不盡。」蕙芳也點點頭。春航道：「第四，便是性靈中發出來的幾首好詩，也不必執定抱杜尊韓，有一句兩句，能道人所不能道者，便可與古人爭勝。」

蕙芳道：「是極，你真是個風雅通人。」春航道：「此四友是好的了，然也有不能全好處。好天，一月能有幾回？往往有上半

天好，下半年變起來，便把上半年，也改壞了。到人意闌珊，便怕風怕雨的，不敢久留。好地，一省能有幾處？有必須徒步始通的地方，或險仄，或幽阻，沙石荊棘，□里八里的遠，便令人困乏起來，往往知其好處而不願遊覽。即如書，除了家弦戶誦幾部外，雖浩如煙海，究竟災梨禍棗的居多，就有翻陳出新處，又是各人的手筆，亦不能盡合人意。至於詩之一道，小而難工。也有初成時如煉金，再吟時同嚼蠟，反悔輕易落筆。此四友得之既難，得之而欲其全好則更難，所以說他是寶也，不能說他是至寶。只有你們貴行中人，便是四友外，一個容美盡善的寶友。」

蕙芳笑道：「寶友二字甚奇，我們並不知自己有可寶處。」春航道：「玉軟香溫，花濃雪豔，是為寶色。環肥燕瘦，肉膩骨香，是為寶體。明眸善睐，巧笑工顰，是為寶容。千嬌側聚，百媚橫生，是為寶態。愁啼吸露，嬌語嗔花，是為寶情。珠鈿刻翠，金■飛霞，是為寶妝。再益以清歌妙舞，檀板金尊，宛轉關生，輕盈欲墮，則又謂之寶藝、寶人。」蕙芳道：「你這番議論原也極是，但有些太高太過處。」蕙芳口裡雖如此說，心裡著實感激春航，不免流波低盼，粉靨嬌融，把春航細細的打量，越看越看出好處來，眼中把那些富貴王孫，風流公子，盡壓下去了。

春航道：「茶煙琴韻，風雨雞鳴，思我故人，寸心千里，若非素心晨夕，何以言歡？而蕭寺生愁，殘燈寂寞，又安得有二三知己共耐淒涼？惟有你們這些好相公，一語半言，沁入心骨，遂令轉百鍊鋼為繞指柔。再如你這樣天仙化人，就使可望而不可即，使我學善才之見觀音，一步一拜，也都願意，何敢尚有他望？」蕙芳聽了，便止不住流下淚來，便道：「你的心，我知道了，不用說了。你且把到京以來，近日的景，說給我聽。」春航就細細把去冬至今，說了一遍。蕙芳又笑起來道：「你真是一片癡情，□分妄想，卻又難為你這兩條腿，天天的跑，又站在戲園門口不動。」春航道：「若不是你，便請我也請不來。」蕙芳一笑，出去隨叫人拿進幾樣水果，幾樣菜，兩壺酒，讓春航小酌。

春航也不推辭，二人就在花梨四仙桌上對酌，各自吐了些肺腑。此時蕙芳心裡，已是□分貼切，全沒有半點勢利心腸。

當下吃畢了飯，又讓到裡邊屋裡坐了一坐，便吩咐跟班的，叫外面套車，送田老爺回寓。蕙芳挽住了春航的手道：「今日訂交，此生勿負。我蘇蕙芳如有虛言，有如皎日。你以後不必出來，我非早即晚，天天來看你一次。你須自己保重，努力前程。幸勿為我輩喪名，使外人物議。」春航聽了，轉愛為敬，直感入骨髓，已流下淚來。兩人相視嗚咽了一會，唯有那些跟班及使喚的人不解其意，以為怪事。一頭說，一頭走出來，送了春航上車，又叮囑了幾句，春航一直回寓不題。

這邊蕙芳也就睡了，卻細細把春航的說話記了一遍，又把他的光景想了多時。到睡了時，就見春航在面前，變了華冠麗服，儀容嚴肅的相貌，令人生畏；又變了一個中年的人，穿著一品服飾。恍恍惚惚作了一夜亂夢，到明日早上，就起得遲了。

已是早飯時，才洗了臉，吃了點心。跟班的進來道：「外面有客。」蕙芳問道：「是誰？」跟班的道：「是伏虎橋張老爺，同著開張盛銀號的潘三爺。」蕙芳只得穿了衣服，出來見了。

原來這張老爺就是張仲雨。這潘老爺叫潘其觀，是本京富翁，有百萬家財，開了三個銀號，兩個當舖，又開了一個香料鋪，也捐一個六品職銜。原籍山西，在京已住了兩代。為人鄙吝齷齪，刻薄頑蠢，又是個色鬼，水陸並行晝夜不倦。卻有一個好處，是個怕老婆的都元帥。此刻他續娶的媳婦倒有八九分姿色，就是性情悍妒異常。他雖不喜歡這潘三。但又不許他外邊胡鬧。如逢潘三一夜不歸，他便坐了車，領著人，各處窯子裡搜尋，搜著了，鬧個落花流水。潘三無計可施，近生了個收買嬰童之念，在各班中留心物色。

看中了蘇蕙芳。今日拉了張仲雨來，要替他說合。仲雨想：「這蕙芳人品高雅，未必肯跟潘其觀。」就支支吾吾不願作成。經其觀再三懇求，許以金帛重謝。只得同來，見景生情罷了。來到蕙芳家內坐下，說了些閒話。

你看這潘其觀怎生模樣：

五短身材，一個醬色圓臉，一嘴豬鬃似的黃騷毛，有四□多歲年紀。生得凸肚中間凹臀，俗而且臭。穿了一身青綢綿衣，戴一頂鑲絨便帽，拖條小貂尾，腳下穿一雙青緞襪灰色鑲鞋，胸前衣衿上掛著一枝短煙袋，露出半個綠皮煙荷包。淡黃眼珠，紅絲纏滿，笑咪嚕的低聲下氣，裝出許多謙溫樣子。蕙芳無奈，只得坐下陪著。張仲雨看著蕙芳，卻像要說話又不說的光景。蕙芳低了頭，一回站起來，到窗前看那盆內種的蘭花，心上卻憶著田春航，又不好回他們出去，無精打采的坐立不安。那潘其觀坐著不動，也不開口，眼睛只注著蕙芳。張仲雨道：「咱們也不必找地方，就在這裡擺個酒兒，隨便弄兩樣菜不好麼？」潘其觀道：「很好，家裡又清淨。」蕙芳道：「好是好，我今日不能久陪二位，就要走，姑蘇會館有戲，第二齣就是我的戲。」潘其觀道：「那不要緊，不去亦使得。」蕙芳道：「那倒不能不去的。」潘其觀道：「你又沒有師傅，還怕什麼？這樣紅人兒怕得罪誰？」蕙芳不語，只得叫跟班的快備酒來。不多一會，擺上了酒菜，蕙芳讓坐，潘其觀推仲雨坐了首席。先飲了幾杯酒，潘其觀便絮絮叨叨，肉肉麻麻的說不盡。蕙芳好不厭煩，便心生一計：假獻慇懃，站起來敬了幾杯酒，才害了幾回拳，心裡想灌醉了他，就好走路。

那曉得潘其觀最會鬧酒，越喝越不醉，酒下了肚，嘴裡就沒有好話，便伸出那又短又肥挺硬的那隻手來，攙住了蕙芳的手道：「好孩子，怎麼你總不去瞧瞧我，我很想你。每見了你的戲，晚上就做夢，倒親親熱熱的長在一塊兒頑，醒了便覺得困乏。你真害死我了，我又沒有兒子，要這一分大家財作什麼？你與我做個乾兒子，咱們爺兒倆天天的樂，不好嗎？」蕙芳聽了，幾乎氣得哭出來，眼睛一紅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奴才也不想想自己身分，這等可惡！待我賺他賺。」便忍住了氣，裝作笑容道：「三爺盡說瞎話，我這樣蠢孩子，那裡巴結得上。我見你天天聽戲，也不把眼睛瞧瞧我，也沒有喊過一聲好，今日在張老爺面前撒謊盡賺人。」幾句話說得潘其觀骨頭沒有四兩重了。

張仲雨心上詫異，暗想道：「這也奇了，不料蘇蕙芳倒喜歡潘其觀，難道錢可通神，我的財運來了，好發他一注大財。」

即便湊趣道：「潘三爺真個逢人就說你好，贊你的相貌，贊你的性情才技，沒有一天不說兩回。常說道：『只要你能有心向他，他就拿個銀號給你。』」即向潘其觀道：「這話不是你親口說的麼？」其觀點點頭。蕙芳笑道：「你有幾個銀號？一個相公給一個，京城裡有幾百個相公，難道你有幾百個銀號不成？」

潘其觀道：「別人要想我一個大錢也不能，只要你肯，我什麼都肯。」蕙芳心裡已有了主意，對著潘其觀把眼一睜，把潘其觀的三魂七魄都勾了出來。仲雨也得意洋洋，把指頭敲著桌子，不住的喊好。蕙芳道：「潘三爺，你既心上有我，你今日必得暢飲一天，不可藏著量兒。」其觀道：「拿大杯來！」

蕙芳便親手去拿了兩隻大杯，將酒斟滿了，一人敬了一杯；又斟了兩杯道：「潘三爺，我今日本來要和你飲個成雙杯，實在酒量小，不能飲，你飲這雙杯。」潘其觀點頭搖腦的飲了。又斟上兩杯，對著仲雨道：「張老爺，你也飲個成雙杯。」仲雨笑道：「你叫我和誰成雙？」蕙芳道：「你和我成雙好不好？今日請你先和潘三爺成雙。」仲雨把蕙芳額上彈了一彈，道：「我也配？」蕙芳逼著他乾，他也就乾了。此時潘、張兩人的酒，已有了七分，才又吃了兩樣菜。蕙芳便到房中換了一身衣裳出來，益發出落得齊整。潘三便把手捏腕的肉麻起來，急的蕙芳了不得，又不好跑開，只得與他們才害拳，又唱了幾枝小曲。張仲雨見壁上掛著一張琵琶，就取下來，撥動弦索相和，慢慢的說著話。

已到申末酉初時候，蕙芳見他們尚未沉醉，便試他一試道：「潘三爺，有句話論理不當說，我們沒有什麼交情。但是，我急了，我欠人家一票銀子，約明日還他。今日我打算出去張羅，偏偏你這財神爺來了，可肯通融一肩？」潘其觀道：「要多少？」蕙芳道：「不多，二百兩。」潘三日視仲雨，仲雨道：「你瞧，這蕙芳難道只值二百銀子，你潘老三就支支吾吾起來。橫豎前後一樣。」其觀停了半晌，向套褲裡摸出一個皮帳夾，有一搭錢票，□弔八弔的湊起來。湊了二百弔京錢。遞與蕙芳道：「二百弔先拿去使罷。」蕙芳謝了一聲，便塞在靴掖子裡，又道：「怎麼好受了你這重賞。」潘其觀道：「憑你的良心罷。」蕙芳笑迷迷的，對潘三丟了個眼色，喜得潘三什麼似的，清涎直流出來。蕙芳即斟了一大杯酒，拿在手裡道：「看二百吊錢面上，今日破例敬潘三爺一個皮杯。」其觀一聽，已覺遍體酥酥，胸前發起喘來。蕙芳把酒含了一口，走到潘三身邊，笑迷迷的重又吐將出來，笑了一笑。

潘三已張開口候著，蕙芳見了便將箸子夾了一塊魚，送到潘三嘴邊，潘三接了，蕙芳又夾起一塊自己吃下，便道：「呵唷，了不得了。」仲雨道：「不要硬著了。」蕙芳道：「怕不是。」潘其觀道：「快拿飯來，一噎就好了。」

值席的拿了半碗飯來，蕙芳吃了幾口，仰著頭靠在椅背上，只說不中用，疼得很。仲雨道：「吃青果便可消得。」蕙芳又吃了幾個青果，仍說不好。潘三過來，把嘴湊近蕙芳臉上，想要個乖乖，說道：「你張開口待我望望。」蕙芳便把袖子掩了臉道：「這如何望得見？總為著敬你的皮杯。只要你多吃幾鍾，我就不疼了。」潘三道：「真麼？」便飲了一大碗，問道：「可好些麼？」蕙芳點點頭，其觀又飲了兩杯，才住了手。蕙芳便又呼起疼來，其觀強仲雨也飲了一杯，蕙芳便又說好些，隨說道：「我見你們吃得爽快，便忘了痛。」潘其觀此時迷了，酒已有了九分，那裡知是賺他，便拖住了仲雨，你一杯我一盞的起來。仲雨也醉了，便拿不定主意，痛喝了一陣。兩人酒已到二分，一湧上來，潘其觀一個頭眩，往後一靠，便兩腳朝天，倒翻了一個筋斗，倒在地下。仲雨見潘三醉了，立起來哈哈的一笑，也就蹲了下去，倒在一邊。兩人在地上，像半死的光景，一動也不動。此時已是黃昏時候，蕙芳便叫把桌子撤了，笑道：「想吃天鵝肉，自作自受，叫你今日才曉得蘇媚香的利害。」隨吩咐跟班的：「扶他們在客廳炕上睡了，替他們脫了外面的衣服，拿一條大被蓋了，讓他二人同入巫山罷。」

蕙芳安排已畢，一面叫套車，一面到自己房中開了箱子，揀出小毛棉夾單紗五套衣服，並潘三的二百吊錢票，帶了一副鋪蓋，一總交跟班的拿出來，放在車上。蕙芳上了車，跟班跨了沿，一齊向春航寓處來。才到了衙衙口，月光下見一人站著，趕車的一看，卻認得就是田春航，便住了車，叫道：「老者爺，我們正到你那裡去。」蕙芳和跟班的聽見，一齊跳下車來，蕙芳拉住春航道：「你又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春航道：「我候你一天不見來，我就不想活。我已在你門口立了多時，不好意思進來，所以就這裡。」蕙芳歎口氣道：「你這冤家，真令人奈何不得你。」便請春航車裡頭坐了，自己跨著車沿，一路說話，到了廟門下來。跟班的即拿了衣包，扛了鋪蓋，一同進來，打發車回去，明日來接。

高品已經睡了，春航不好去驚動他，一徑到自己房內。田安伏在桌上瞌睡，春航剔亮了燈，叫醒了田安，說道：「快去泡茶。」田安擦擦眼睛，見一個美少年，只道是位公子，便急急的泡茶去了。蕙芳坐下，看他行李蕭條，心裡著實難過。便叫跟班的將衣裳、票子拿上來，道：「這五套衣服都是我平日穿過的，你不嫌舊，使收著。這票子送你作旅費。本來打算請你過去住，恐旁觀不雅。你若短少了東西，只管問我。」春航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我斷不好受。」蕙芳道：「你不受，便看輕我了。難道我拿了東西來賺你？你總不要存心。你存了心，便連你這情都假了。你只要依我一件，以後不許出來聽戲。」春航諾諾連聲，又講了些心肺腑，彼此都有知遇之感，不禁慷慨歎息起來，兩人對坐著，倒成了道義之交，絕無半點邪念，直談到雞鳴，方各和衣睡了。

且說潘、張兩人，醉到不醒人事。睡到四更，潘其觀翻一個身，即骨碌碌的滾下炕來，在地上坐著，想要小解，各處摸那夜壺。摸著了自己一隻鞋，拉下褲子，就在那鞋裡撒了一泡尿，大半撒在褲襠裡。模模糊糊的在地下亂摸，摸著了炕，重新爬上來。心裡細細的想，在那裡吃的酒。雖在醉中，還被他想著了蘇蕙芳，便又在炕上摸索，摸著了張仲雨，便當是蕙芳了，一把摟緊，口裡道：「好兒子，好心肝」的叫不絕聲，便亂拉亂扯，把棉被早已擦下地了。又把仲雨的衣裳盡力的扯，扯破了一件夾襖，手也酸了；將自己的褲帶，用力扯斷，倒不將褲子往下脫，只管往上拉，那一條尿褲，已是濕透，連褥子都浸濕了，卻拉不下來，只得貼緊了張仲雨的背亂動。仲雨醒來，像有人將他抱住搖動，心頭的酒便往喉嚨頭直衝上來，一回頭就吐。恰值潘其觀張開了口，倒敬了一個滿滿的七竅的皮杯。潘其觀臉上，厚厚的堆了一層，便大嚷起來，把頭亂擺，濺的各處都是。仲雨第二陣又來了，這一陣卻全是酒，一澆倒把其觀臉上澆淨，只覺得穢味難當。其觀急了坐起來，就把袖子在臉上亂擦，口裡「小東西，小妖精」的罵。仲雨聽了，便道：「你是誰？罵誰？」潘其觀罵道：「你這害人不淺的小兔子，塗了你的爹一臉糞。」張仲雨大怒，罵道：「誰是你的爹？」雙手一推，潘其觀滾下地來。仲雨坐起又罵道：「那個忘八羔子，敢在老爺炕上罵老爺。」潘其觀道：「你這兔子該死了，公然罵起你爹來，這還了得？」爬起來到炕上要打，正值張仲雨下來，碰著了，趁手一個把掌，潘其觀又栽了一交。仲雨道：「到底你是誰？」潘其觀放大了喉嚨，嚷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反了！你這賊兔子，竟打起你爹來了。你願意和你爹睡覺，倒裝糊塗不認得，難道我潘三爺來強姦你不成。」張仲雨想了一回道：「什麼潘三爺，難道你是潘老三，幾時跑到這裡來？」潘其觀又罵道：「不說你留我，倒說我跑來，你真是不死的惡兔子，你把張仲雨藏到那裡去了？」仲雨道：「呸，這麼糊塗塗鬧不清，我就是張仲雨」。

潘其觀道：「怎麼說，你冒充張仲雨來唬我？」這一場鬧。鬧醒了一家人，那些打雜的，看門的，都點了燈進來，覺得酒氣直沖。上前一照，只見張仲雨站著，腳下踏了棉被，潘其觀坐在地上，滿面花花綠綠，光著一隻腳，將手指著張仲雨。眾人見了，忍不住大笑，扶了潘其觀起來。張仲雨走近把潘其觀一認，潘其觀也把張仲雨一認，各背轉了身子走開，惹得眾人又笑。把被拉起，只見被底下濕透的一隻鞋，一股尿騷臭。地下一大灘黑影，棉被也污了半條。再看炕上，便糟塌如毛廁一般，可惜了這一牀被褥。潘其觀道：「我的襪子那裡去了？」尋到中間地下，有一隻套褲，一隻襪子，皮帳夾內帳底條子撒了一地。潘其觀也不理會，隨他們拾起來。有兩人送上兩大盆熱水潘、張兩人淨淨臉。此時都已醒了酒。潘其觀覺得褲襠冰冷，用手一摸，卻全是濕的，穿不住，脫了，問打雜的借了一條單褲，一雙鞋穿上。張仲雨對著潘其觀道：「奇怪！」潘其觀道：「怪奇！」二人前前後後的一想，便拍手大笑了一會。此時已經天明，太陽也出來了。潘其觀便問蕙芳藏在那裡，原來蕙芳交代了一番說話，方才出門。打雜的道：「昨夜你們兩位老爺睡了，不料華公子住在城外，打發人來把蕙芳叫去。」

這位老爺誰敢違拗他，只怕今日帶進了城，要住好幾天才回來。」

張仲雨道：「這倒難怪他，華公子是惹不得的。」潘其觀無可奈何，只可惜了二百吊錢，倒買張仲雨吐了他一臉，打了他一個嘴巴，只好慢慢的日後商量，再作道理，同了張仲雨鬱鬱而去。

這邊蕙芳與春航早上起來，洗洗臉，吃了點心。蕙芳見壁上掛了張琴。

即問春航道：「你會彈琴麼？」春航道：「略知一二。」蕙芳道：「何不彈一曲聽聽？」未知春航彈與不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